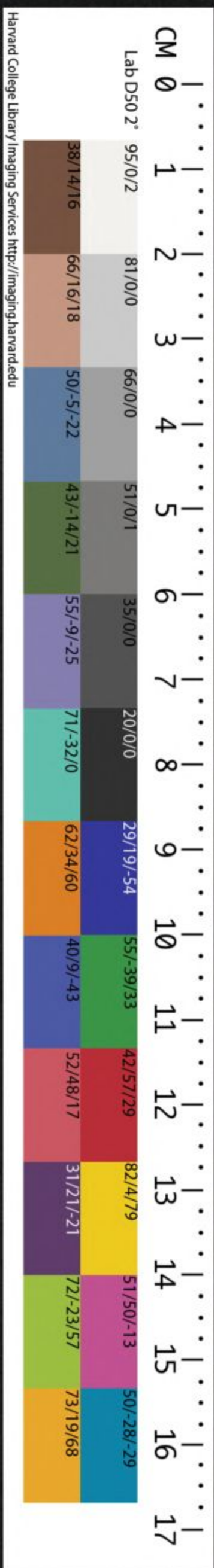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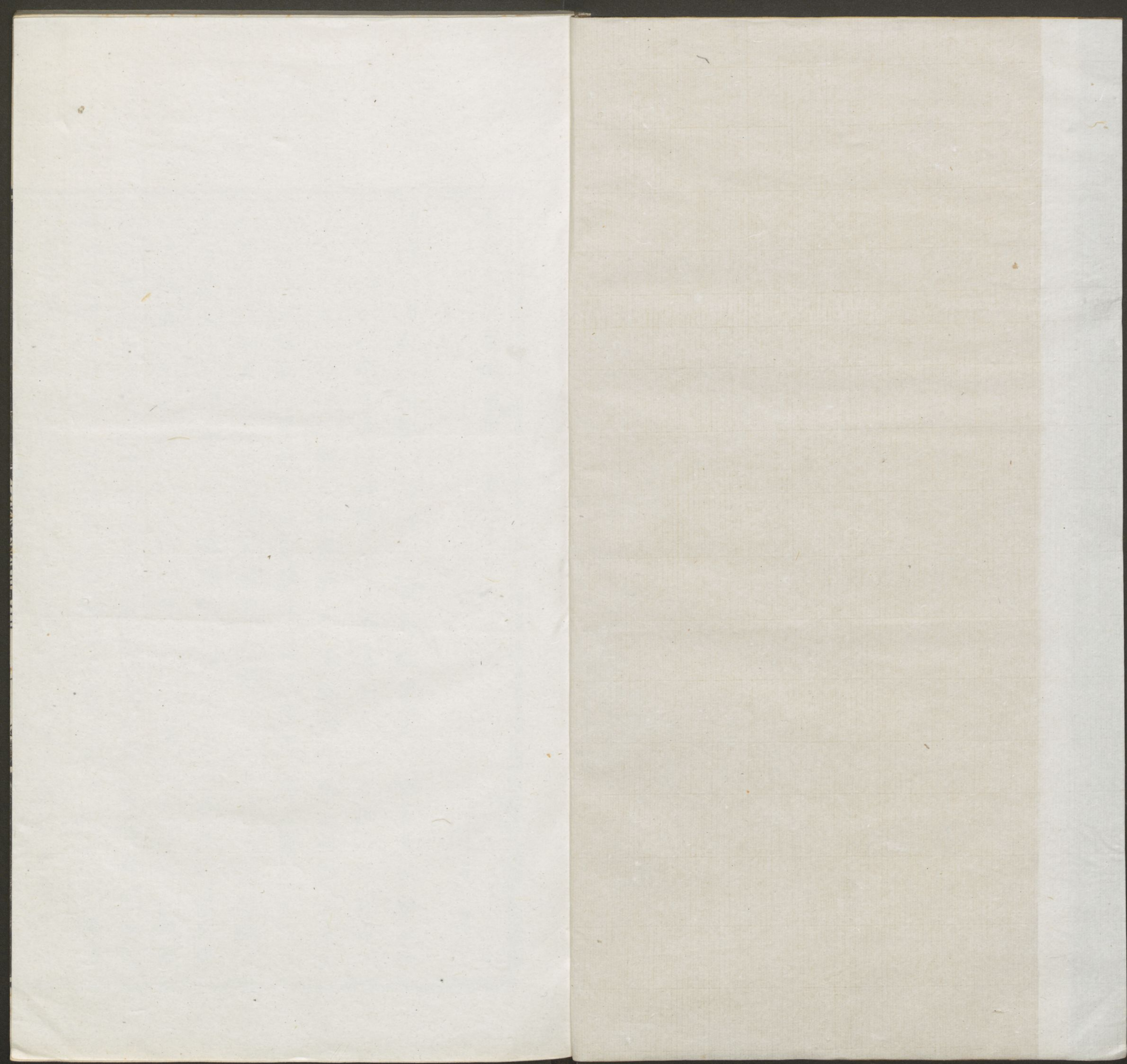


CHINESE-JAPANESE LIBRARY  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  
AT HARVARD UNIVERSITY  
JAN 20 1940

171

T 4664/4244A



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七

賞罰

晉悼公時鄭人賂晉以師懼師觸帥魏駘鍾二帥及其將若文樂  
二八悼公以樂之平賜魏駘曰子駘寡人知諸侯以五諸華八  
下之中凡合諸侯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歸歸曰大和  
戎狄國之福也八華之中凡合諸侯儀儀無不君之愛之也子  
之勞也臣何力之其為抑臣願若夫其樂而足也終也詩曰樂以  
君子慶天子之邦每以君子福祿祿則便者左也言亦其師使夫樂  
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嚴邦  
國同福極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以備有備無患  
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惟子寡人無以待之不備備  
河天實國之典也成在盛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駘於是乎始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八十七

賞罰

晉悼公時鄭人賂晉以師悝師觸師蠲歌鍾二律及其鎛磬女樂二八。悼公以樂之半賜魏絳曰：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。八年之中，允合諸侯如樂之和，無所不諧。請與子樂之絳，辭曰：夫和戎狄，國之福也。八年之中，允合諸侯，諸侯無慝，君之靈也。二三子之勞也，臣何力之有焉。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。詩曰：樂只君子，殷天子之邦。樂只君子，福祿攸同。便蕃左右，亦是帥從。夫樂以安德，義以處之，禮以行之，信以守之，仁以厲之，而後可以殿邦國，同福祿，來遠人。所謂樂也。書曰：居安思危，思則有備，有備無患。敢以此規。公曰：子之教，敢不承命。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，不能濟河。夫賞國之典也，歲在盟府，不可廢也。子其受之。魏絳於是乎始

有金石之樂禮也。

宋司城子罕為相。謂宋君曰。國家之危定。百姓之治亂。在君行之賞罰也。賞當則賢人勸。罰得則姦人止。賞罰不當。則賢人不勸。姦人不止。姦邪比周。欺上蔽主。以爭爵祿。不可不慎也。夫賞賜讓與者。人之所好也。君自行之。刑罰殺戮者。人之所惡也。臣請當之。君曰善。子主其惡。寡人行其善。吾知不為諸侯笑矣。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。國人知刑戮之威。專在子罕也。大臣親之。百姓附之。居期年。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。

魏文侯問李克曰。為國如何。對曰。臣聞為國之道。食有勞而祿有功。使有能而賞必行。罰必當。文侯曰。吾賞罰皆當。而民不與何也。對曰。國其有淫民乎。臣聞之曰。奪淫民之祿。以來四方之士。其父有功而祿其子。無功而食之。出則乘車馬衣美裘。以為榮華。入則脩茅蓋。

石之聲。而安其子女之樂。以亂鄉曲之教。如此者。奪其祿。以來四方之士。此之謂奪淫民也。

公叔痤為魏將。而與韓趙戰滄北。禽樂祚。魏王說。郊迎。以賞田百萬。祿之。公叔痤反走。再拜辭曰。夫使士卒不崩。直而不倚。棟撓而不避者。此吳起餘教也。臣不能為也。前脉地形之險阻。決利害之倫。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。巴寧嬰襄之力也。懸賞罰於前。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。王之明法也。見敵之可也。鼓之不敢怠倦者。臣也。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。賞臣可也。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。王曰善。於是索吳起之後。賜之田二十萬。巴寧嬰襄田各十萬。王曰。公叔豈非長者哉。既為寡人勝強敵矣。又不遺賢者之後。不能掩士之迹。公叔何可無益乎。故又賜田四十萬。加之百萬之上。

韓昭侯有弊袴。命藏之。侍者曰。君亦不仁者矣。不賜左右而藏之。昭

侯曰。吾聞明主愛一頓。一笑。頓有為。頓笑有為。笑。今樛豈特頓笑哉。吾必待有功者。

漢高帝六年。始剖符封功臣。鄼侯蕭何食邑獨多。功臣皆曰。臣等身被堅執銳。多者百餘戰。少者數十合。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。徒持文墨議論。頓反居臣等上。何也。帝曰。諸君知獵乎。追殺獸兔者狗也。發縱指示者人也。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。功狗也。至如蕭何發縱指示。功人也。羣臣皆莫敢言。張良亦無戰鬪功。帝使自擇齊三萬戶。良曰。臣始起下邳。與上會留。此天以臣授陛下。陛下用臣計。幸而時中。臣願封留足矣。不敢當三萬戶。乃封良為留侯。封陳平為戶牖侯。平辭曰。此非臣之功也。帝曰。吾用先生謀。戰勝克敵。非功而何。平曰。非魏無知。臣安得進。帝曰。子可謂不背本矣。乃賞無知。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。其餘爭功不決。未得行封。帝從復道望

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。帝曰。此何語。留侯曰。陛下不知乎。謀反耳。帝曰。何故。留侯曰。陛下起布衣。以此屬取天下。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。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。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。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。故相聚謀反耳。帝乃憂曰。為之奈何。留侯曰。陛下平生所憎。羣臣所共知。誰最甚者。帝曰。雍齒與我有故怨。數相窘辱我。留侯曰。今急先封雍齒。則羣臣人人自堅矣。於是乃封雍齒為什方侯。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。羣臣皆喜曰。雍齒尚為侯。我屬無患矣。高帝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。皆曰。曹參功最多。宜第一。鄂千秋進曰。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。此特一時之事耳。上與楚相距五歲。失軍亡衆。跳身遁者數矣。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。又軍無見糧。何轉漕關中。給食不乏。陛下雖數亡山東。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。此萬世之功也。今奈何以一旦之功。而加萬世之功哉。何第一。參次之。帝曰。善。

於是乃賜何帶劔履上殿。入朝不趨。上曰：吾聞進賢受上賞，封千秋為安平侯。

十一年，梁王彭越以謀反夷三族，梟首於洛陽。下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。藥布祠而哭之。吏捕以聞。上召布罵曰：若與彭越反邪？吾禁人勿收。若獨祠而哭之，與越反明矣。越亨之。布曰：願一言而死。上曰：何言？布曰：方上之困於彭城，敗滎陽成臯間，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走，以彭王居梁地，與漢合從苦楚也。當是之時，彭王一顧與楚，則漢破，與漢而楚破。且垓下之會，微彭王，項氏不亡。天下已定，彭王剖符受封，亦欲傳之萬世。今陛下微兵於梁，彭王病不行，而陛下疑以為反，反形未見，以苛小案誅滅之，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請就身。於是上乃赦布罪，拜為都尉。

元帝時，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與西域副校尉陳湯使西域，矯制

發試郭諸國兵車，帥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攻斬郅支單于。帝內嘉其功，而匡衡石顯爭之。宗正劉向上奏曰：郅支單于因殺使者，吏士以百數，事暴揚外國，傷威毀重，羣臣皆閉焉。陛下赫然欲誅之意，未嘗有忘。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承聖指，倚神靈，總百蠻之君，搃城郭之兵，出百死，入絕域，遂蹈康居，屠五重城，奪歛侯之旗，斬郅支之首，懸旌萬里之外，揚威昆山之西，掃谷吉之恥，立昭明之功。萬夷懼伏，莫不懼震。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，且喜且懼，鄉風馳義，稽首來賓。願守北藩累世稱臣，立千載之功，建萬世之安。羣臣之勲莫大焉。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，而百蠻從，其詩曰：嘽嘽焯焯，如霆如雷。顯允方叔，征伐獫狁，蠻荆來威。易曰：有嘉折首，獲匪其醜。言美誅首惡之人，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。今延壽湯所誅震，雖易之折首，詩之雷霆，不能及也。論大功者不錄小過，舉大美者不疵細瑕。

司馬法曰。軍賞不踰月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。蓋急武功重用人也。吉甫之婦。周厚賜之。其詩曰。吉甫宴喜。既多受祉。未婦自鎬。我行永久。千里之鎬。猶以為遠。况萬里之外。其勤至矣。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。反屈指命之功。久挫於刀筆之前。非所以勸有功。厲戎士也。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。後有滅項之罪。君子以功覆過。而為之諱行。事。貳師將軍李廣利。損五萬之師。靡億萬之費。經四年之勞。而塵獲駿馬三十匹。雖斬宛王母鼓之首。猶不足以復費。其私罪惡甚多。孝武以為萬里征伐。不錄其過。遂封拜兩侯。三卿二千石。百有餘人。今康居國疆於大宛。郅支之號。重於宛王。殺使者罪甚於留馬。而延壽湯不煩漢士。不費斗糧。比於貳師。功德百之。且常惠隨。欲擊之。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。遂猶皆裂土受爵。故言威武勤勞。則大於方叔。吉甫。列功覆過。則優於齊桓二師。近事之功。則高於安遠長羅。而大功

未著。小惡數布。臣竊痛之。宜以時解縣通籍。除過勿治。尊寵爵位。以勸有功。

成帝時。陳湯下獄當死。太中大夫谷永上奏曰。臣聞楚有子玉得臣。文公為之仄席而坐。趙有廉頗馬服。穰秦不敢窺兵井陘。近漢有郅都。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。由是言之。戰克之將。國之爪牙。不可不重也。蓋君子聞鼓鼙之聲。則思將率之臣。稿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。忿郅支之無道。閔王誅之不加。策慮億萬義勇奮發。卒興師奔逝。橫厲烏孫。踰集都賴。屠三重城。斬郅支首。報十年之逋誅。雪邊吏之宿耻。威震百蠻。武暢四海。漢元以來。征伐方外之將。未嘗有也。今湯坐言事非是。幽囚久繫。歷時不決。執憲之吏。欲致之大辟。昔白起為秦將。南拔郢都。北阬趙括。以纖介之過。賜死杜郵。秦民憐之。莫不隕涕。今湯親秉鉞。席卷喋血萬里之外。薦功祖廟。告類上帝。介



胃之士靡不慕義。以言事為罪。無赫赫之惡。周書曰。記人之功。忘人之過。宜為君者也。夫犬馬有勞於人。尚加帷蓋之報。况國之功臣者哉。竊恐陛下忽於擊鼓之聲。不察周書之意。而忘帷蓋之施。庸臣遇湯。卒從吏議。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。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。

哀帝時。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冝。因訟陳湯曰。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。雪國家累年之耻。討絕域不羈之君。係萬里難制之虜。豈有比哉。先帝嘉之。仍下明詔。宣著其功。改年垂歷。傳之無窮。應是南郡獻白虎。邊垂無警備。會先帝寢疾。然猶垂意不忘。數使尚書責問丞相。趣立其功。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。封延壽湯數百戶。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。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。乘征伐之威。兵革不動。國家無事。而大臣傾邪。讒佞在朝。曾不深惟本末之難。以防未然之戒。欲專主威。排妬有功。使湯塊然被寃。拘囚不能自明。卒以無罪。老棄敦

煌。正當西域通道。令威名折衝之臣。旋踵及身。復為邛文遺虜所笑。誠可悲也。至今奉使外蠻者。未嘗不陳郵支之誅。以揚漢國之威。夫援人之功。以懼敵。棄人之身。以快讒。豈不痛哉。且安不忘危。威必慮衰。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。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。獨有一陳湯耳。假使異世。不及陛下。尚望國家追錄其功。封表其墓。以勸後進也。湯幸得身當聖世。功曾未久。反聽邪臣鞭逐斥遠。使亡逃分竄。死無處所。遠覽之士。莫不計度。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。而湯過人情所有。湯尚如此。雖復破絕筋骨。暴露形骸。猶復制於唇舌。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。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。東漢光武建武二年。封功臣為列侯。鄧禹吳漢皆食四縣。博士丁恭上奏曰。古者封諸侯。不過百里。今封四縣。不合法制。帝曰。古之亡國。皆以無道。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。帝以貴人。兄陰識有軍功。

欲加增封。議曰。臣幸託屬掖庭。陛下仍加爵土。此為親戚受賞。國人計功也。帝從之。

桓帝時。恩澤諸侯。以無勞受封。羣臣不悅。而莫敢諫。大鴻臚趙典獨上奏曰。夫無功而賞。勞者不勸。上忝下辱。亂象干度。且高祖之誓。非功臣不封。宜一切削免爵土。以存舊典。帝不從。

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。中朝咸稱冀之勲德。宜比周公。錫之山川。上田附庸。司空黃瓊上奏曰。冀前以親迎之勞。增邑三十。又其子胤亦加封賞。昔周公輔成王。制禮作樂。化致太平。是以大啓土宇。開地七百。今諸侯以戶邑為制。不以里數為限。蕭何識高祖於泗水。霍光定傾危以興國。皆益戶增封。以顯其功。冀可比鄧禹。合食四縣。賞賜之差。同於霍光。使天下知賞必當功。爵不越德。朝廷從之。

獻帝時。曹操上奏曰。昔袁紹侵入郊甸。戰於官渡。時兵少糧盡。圖欲

還許。書與荀彧議。或不聽。臣建宜往之便。快進討之規。更起臣心。易其愚慮。遂摧大逆。覆取其衆。此或覩勝敗之機。略不世出也。及紹破敗。臣糧亦盡。以為河北未易圖也。欲南討劉表。或復止臣。陳其得失。臣用反旆。遂吞山族。克平四州。尚使臣退於官渡。紹必鼓行而前。有傾覆之形。無克捷之勢。後若南征。委棄兗豫。利既難要。將失本據。或之二策。以亡為存。以禍致福。謀改功異。臣所不及也。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。薄搏獲之賞。古人尚帷幄之規。下攻拔之捷。前所賞錄未副。或巍巍之勲。乞重平議。疇其戶邑。

西晉武帝時。議郎段灼上奏曰。昔伐蜀。募取涼州兵馬。羌胡健兒。許以重報。五千餘人。隨鄧艾討賊。功皆第一。而乙亥詔書。州郡將督。不與中外軍同。雖在上功。無應封者。唯金城太守楊欣。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。得封者三十人。自金城以西。非在欣部。無一人封者。苟在中

軍之例。雖下功必侯。如州郡雖下。功高不封。非所謂近不重施。遠不遺恩之謂也。臣聞魚懸由於甘餌。勇夫死於重報。故荆軻慕燕丹之義。專諸感闔閭之愛。匕首振於秦庭。吳刀擢於魚腹。視死如歸。豈不有由也哉。夫功名重賞。士之所競。不平致怨。由來久矣。詩云。尸鳩在桑。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。其儀一兮。臣以為此等宜蒙爵賞。

時王濬有平吳之勳。而為王渾所譖毀。帝雖不用。無明賞罰。以濬為輔國大將軍。天下咸為之怨。博士秦秀上言曰。自大晉啓祚。輔國之號。率以舊恩。此為王濬無功之時。受九列之顯位。立功之後。更得寵人之辱。號也。四海視之。孰不失望。蜀小吳大。平蜀之後。三將皆就加三事。今濬還而降等。夫下安得不感乎。吳之未亡也。雖以三祖之神武。猶躬受其屈。以孫皓之虛名。足以驚動諸夏。每一小出。雖聖心知其垂亡。然中國輒懷惶怖。當爾時。有借天子百萬之兵。平而有之。與

國家結兄弟之交。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。今濬舉蜀漢之卒數百。而平吳。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。本非已分有焉。而遽與計校乎。

惠帝永康初。楊駿輔政。大開封賞。多樹黨援。散騎常侍侍中石崇等上奏曰。陛下聖德光被。皇靈啓祚。正位東宮。二十餘年。道化宣流。萬國歸心。今承洪基。此乃天授。至於班賞行爵。優於秦始。革命之初。不安一也。吳會僭逆。幾於百年。邊境被其荼毒。朝廷為之旰食。先帝決獨斷之聰。奮神武之略。蕩滅逋寇。易於摧枯。然謀臣猛將。猶有致恩竭力之效。而今恩澤之封。優於滅吳之功。不安二也。上天眷祐。實在大晉。卜世之數。莫知其紀。今之開制。當垂於後。若尊卑無差。有爵必進。數世之後。莫非公侯。不安三也。臣等敢冒陳聞。竊謂秦始之初。及平吳。論功制度名牒。皆悉具存。縱不能遠遵古典。尚論依準舊事。書奏弗納。

梁武帝時。御史中丞任昉上奏曰。臣聞將軍死綏。咫尺無却。頓望避敵。逗橈有刑。至乃趙母深識。乞不為坐。魏主著令。抵罪已輕。是知敗軍之將。身死家戮。爰自古昔。明罰在斯。臣竊尋獯獫。侵軼。暨擾疆陲。王師薄伐。所向風靡。是以淮徐獻捷。河兗凱歸。東關無一戰之勞。涂中罕千金之費。而司部懸隔。斜臨寇境。故使狡虜憑陵。淹移歲月。故司州刺史蔡道恭。率勵義勇。奮不顧命。全城守死。自冬徂秋。猶轉戰無窮。亟摧醜虜。方之居延。則陵降而恭守。比之踈勒。則耿存而蔡亡。若使郢部救兵。微接聲援。則單于之首。久懸北闕。豈直受降。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。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。受命致罰。不時言邁。故使蝟結蟻聚。水草有依。方復按甲盤桓。緩救資敵。遂令孤城窮守。力屈凶威。雖然。猶應固守三關。更謀進取。而退師延頸。自貽齟齬。疆場侵駭。職是之由。不有嚴刑。誅賞安寘。景宗即主。臣謹按使持節都督郢司

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。擢自行間。遽茲多幸。指蹤非擬。獲獸何勤。賞茂通侯。榮高列將。負擔栽死。鐘鼎遽列。和戎莫效。二八已陳。自頂至踵。功歸造化。潤草塗原。豈獲自己。且道恭云。逝。城守累旬。景宗之存。一朝棄甲。生曹死蔡。優劣若是。惟此人斯。有覲面目。昔漢光命。將坐知千里。魏武置法。案以從事。故能出必以律。錙銖無爽。伏惟聖武英挺。畧不世出。料敵制變。萬里無差。奉而行之。實弘廟筭。惟此庸固。理絕言提。自逆胡縱逸。久患諸夏。聖朝乃顧。將一車書。愆彼司氓。致辱非所。早朝永歎。載懷矜惻。致茲辱喪。何所逃罪。宜正刑書。肅明典憲。臣謹以劾請。以見事。免景宗所居官。下太常削爵土。收付廷尉法獄治罪。其軍佐職僚。偏裨將帥。絳諸應及谷者。別攝治書侍御史。隨違續奏。臣謹奉白簡以聞。後魏孝明帝時。行臺左丞辛雄在軍上奏曰。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

身觸白刃而不憚者。一則求榮名。二則貪重賞。三則畏刑罰。四則避禍難。非此數事。雖聖王不能勸其臣。慈父不能厲其子。明主深知其情。故賞必行。罰必信。使親踈貴賤。勇怯賢愚。聞鐘鼓之聲。見旌旗之列。莫不奮激。競赴敵場。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。利害懸於前。欲罷不能耳。自秦隴逆節。將歷數年。蠻左亂常。稍已多載。凡在戎後。數十萬人。三方師衆。敗多勝少。跡其所由。不明賞罰故也。陛下欲天下之早平。愍征夫之勤悴。乃降明詔。賞不移時。然兵將之勲。歷稔不決。亡軍之卒。晏然在家。致令節士無所勸慕。庸人無所畏懼。進而擊賊。死交而賞賒。退而逃散。身全而無罪。此其所以望敵奔沮。不肯進力者矣。若重發明詔。更量賞罰。則軍威必張。賊難可殲。臣聞必不得已。安食就信。以此推之。信不可斯須廢也。賞罰陛下之所易尚。不能全而行之。攻敵士之所難。欲其必死。寧可得也。臣既庸弱。忝當戎使。職司所

見。輒敢上聞。惟陛下審其可否。

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。制詔問刑罰寬猛。秀州長史樊孝謙上奏曰。臣聞惟王建國。刑以助禮。猶寒暑之贊陰陽。山川之通天地。爰自末葉。法令稍滋。秦篆無以窮書。楚竹不能盡載。有司因此。開以二門。高下在心。寒熱隨意。周官三典。棄之若吹毛。漢律九章。違之如覆手。遂使長平獄氣。得酒而後消。東海孝婦。因災而方雪。詔書控壁。有善而莫遵。姦吏到門。無求而不可。皆由上失其道。民不見德。而議者守迷。不尋其本。鍾繇王朗。道怨張倉。祖訥梅陶。共尤文帝。便謂化屍起。偃在復肉刑。致治興邦。無闕周禮。伏惟陛下。味爽坐朝。留心政術。明罰以糾諸侯。申恩以孩百姓。黃旗紫蓋。已絕東南。白馬素車。將降軹道。若復峻典深文。臣實未悟。何則。人肖天地。俱稟陰陽。安則顛存。覆則圖死。故王者之治。務先禮樂。如有未從。刑書乃用。寬猛兼設。水火俱

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。昔秦歸士會。晉盜來奔。舜舉臯陶。不仁自遠。但合擇之定國。迭作理官。龔遂文翁。繼為郡守。科開律令。一此憲章。欣聞汲黯之言。泣斷昭平之罪。則天下自治。大道公行。乳獸含牙。倉鷹垂翅。楚王錢府。不復頒封。漢獄寃囚。自然蒙理。後服之後。既承風而慕化。有截之內。皆蹈德而詠仁。號以成康。何難之有。

後周武帝初平齊之後。帝欲賞從官。留京者不預。司武中士柳或上奏曰。今太平告始。賜賞宜明。酬勲報勞。務先有本。屠城破邑。出自聖規。斬將搃旗。必由神畧。若負戈擐甲。征扞劬勞。至於鎮撫國家。宿衛為重。俱稟成算。非專已能。留從事同。功勞湏等。帝從之。於是留守並加品級。

保定二年。三老于謹上言曰。為國之道。必須有法。法者國之綱紀。不可不正。所正在于賞罰。若有功必賞。有罪必罰。則為善者日進。為惡者日止。若有功不賞。有罪不罰。則天下善惡不分。下人無所措其手足矣。

唐太宗時。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邦國公。工部尚書杜如晦為蔡國公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。並為第一等。食實封三千三百戶。皇從父淮安王神通上言曰。義旗初起。臣率兵先至。今房玄齡等刀筆之人。功居第一。臣竊不服。太宗曰。國家大事。惟賞與罰。若賞當其勞。無功者自退。罰當其罪。為惡者咸懼。則知賞罰不可輕行也。今計勲行賞。玄齡等有籌謀帷幄。畫定社稷之功。所以漢之蕭何。雖無汗馬。指蹤推轂。故得功居第一。叔父於國至親。誠無愛惜。但以不可緣私。濫與勲臣同賞矣。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。陛下之至公。賞不私其親。吾屬何可妄訴。初高祖舉宗正籍第姪。再從三從童孩。已上封王者數十人。至是太宗謂羣臣曰。自兩漢已降。惟封子及兄弟。其疎遠者

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。並不得受封。若一切封王。多給刀役。乃至勞苦萬姓。以養己之親屬。於是宗室先封郡王。其間無功者皆降為縣公。

侯君集為交河行軍大總管。討平高昌。自配沒罪人。私取珍寶婦女。有司劾之。太宗詔君集詣獄。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。高昌之罪。議者以其遐遠。欲置度外。唯陛下奮獨見之明。授決勝之略。君集得指期平殄。今推勞將帥。從征之人。悉蒙重賞。未踰數日。更以屬吏。天下聞之。謂陛下錄過遺功。無以勸後。且古之出師。克敵有重賞。不勝蒙顯戮。賞其有功也。雖貪財縱欲。尚蒙爵邑。其無功也。雖勤躬潔已。不免銖鉞。故曰。記人之功。忘人之過。宜為君者也。昔李廣利貪不愛卒。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。二主皆赦其罪。封侯賜金。夫將帥之臣。廉慎少而貪墨多。軍法曰。使智者使勇。使貪者使愚。故智者樂立其功。勇者

好行其志。貪者邀趨其利。愚者不計其死。是以前聖使人。必收所長。而棄所短。陛下宜申宥君集。俾復朝列。以勸有功。帝寤。釋不問。

桂州都督府李弘節。以清慎聞。及身歿後。其家賣珠。太宗聞之。宣於朝曰。此人生平宰相。皆言其清。今日既然。所舉者豈得無罪。必當深理之。不可捨也。侍中魏徵奏曰。陛下生平言此人清。未見受財之所。今聞其賣珠。將罪舉者。不知所謂。自聖朝已來。為國盡忠。清貞慎守。終始不渝。屈突通。張道源而已。通子三人來選。有一匹羸馬。道源兒子不能存。未見一言及之。今弘節為國立功。前後大蒙賞賚。居官歿後。不言貪殘。妻子賣珠。未為有罪。審其清者。無所存問。疑其濁者。旁責舉人。雖云疾惡不疑。實亦好善不篤。臣竊思度。未見其可。恐有識聞之。必生枉議。太宗撫掌曰。造次不思。遂聞此語。方知談不容易。並勿問之。其屈突通。張道源兒子。宜各與一官。

太宗嘗與大將軍藺暮語。暮不對。太宗怒而繫之。後知其聾。乃釋不問。語侍臣曰。我昨發怒藺暮。若遂加其罪。豈不濫罰。魏徵對曰。古者帝王多因喜怒。遂濫其賞罰。今陛下思怒藺暮。遂能却更思省。若此。心不移。四海之福也。

德宗時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曰。右冀寧奉宣勅旨。卿及諸學士名銜。宜並抄錄進來。冀寧又向臣說云。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。書詔填委。欲與改轉。以獎勤勞者。承命竦息。顧慙非宜。進退徬徨。不知所措。臣謬以儒學。選居翰林。雖職異訂謀。而恩參近侍。當陛下用兵之會。乏決勝之籌。從陛下避狄之遊。靡出奇之計。見危闕授命之節。知難無伏死之爭。事君大猷。臣則皆曠。屑屑供職。曾何足云。夫君之有臣。以濟理也。理不失道。亂何由生。亂之浸興。由理乖也。君之及難。實臣罪也。是以主憂則臣辱。主辱則臣死。今陛下躬罹逼脅。靈處郊畿。園廟

震驚。斯謂辱矣。寇讎密邇。亦云憂矣。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。其罪大職近者。其責深。臣之職司。頗亦為近。是宜當責。安可增榮。又聞初到奉天。已頒詔命。應是扈從將吏。一例並加兩階。今若翰林之中。獨蒙改轉。乃是行賞不類。命官以私。錄微勞。則臣等遷位過優。勸來者。則從官加階太薄。先後失次。輕重不倫。凡百具僚。誰不解體。夫行罰先貴近。而後卑遠。則令不犯。行賞先卑遠。而後貴近。則功不遺。至如徇主忘家。固是臣子常分。追陪輦蹕。曷足甄稱。陛下必以朝官之中。有來有否。事須旌別。以儆不從。則望先錄大勞。次徧羣品。然後以例均被。臣亦何敢獨辭。殊渥曲臨。實傷大體。不任醜懼之至。謹奉狀以聞。

苗察為郎中。陸贄欲進察官。德宗不許曰。晉卿往攝政。有不臣之言。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。宜與外官。贄奏曰。王者爵人必於朝。刑人必



於市。言與衆共之。獎而不言其善。斯謂曲貸。罰而不書其惡。斯謂中傷。曲貸則授受不明。而私幸之門啓。中傷則枉直無辨。而讒間之道行。可不慎哉。若陛下以晉卿姦邪。祭等應坐。則當公議其罪。若知見誣。亦宜擢祭等以示天下。且晉卿起文儒。致位台輔。謙柔敦厚。為二朝所推。安肯為族滅計。雖甚狂險。猶不為之。况老臣乎。帝然之。

韓愈上奏曰。臣伏見六月八日勅。以狂賊傷害宰臣擒捕。陛下悲傷震悼。形於寢食。特降詔書。明立條格。云有能捉獲賊者。賜錢萬貫。仍加超授。今下手賊等。四分之內。已得其三。其餘兩人。蓋不足計。根尋蹤跡。知自承宗。再降明詔。絕其朝請。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。八日之制。無不行者。獨有賞錢。尚未賜給。群情疑惑。未測聖心。聞初載錢。置市之日。市中觀者。日數萬人。巡繞瞻視。咨嗟嘆息。既去復來。以至日暮。百姓小人。重財輕義。不能深達事體。但見不給其賞。便以為朝廷

愛惜此錢。不守言信。自近傳遠。無由辯明。且出賞所以求賊。今賊已誅斬。若無人捉獲。國家何因得此賊。而正刑法也。承宗而賜誅絕也。士則士平。何故與羨官也。三事既因獲賊。獲賊必有其人。不給賞錢。實亦難曉。假如聖心獨有所見。審知不合加賞。其如天下百姓。及後代久遠之人。况今元濟承宗。尚未擒滅。兩河之地。太平未收。隴右河西。皆沒戎狄。所宜大明約束。使信在言前。號令指麾。以圖功利。况自陛下即位以來。繼有不績。斬楊惠琳。收夏州。斬劉闢。收劍南東西川。斬李錡。收江東。縛盧從史。收澤潞等五州。威德所加。兵不汚刃。收魏博等六州。致張茂昭張愔。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。創業以來。列聖功德。未有能高於陛下者。可謂赫赫巍巍。光照前後矣。此由天授。陛下神聖英武之德。為巨唐中興之君。宗廟神靈所共祐助。勉強不已。守之以信。則故地不足收。而太平不難致。如乘快馬。行平路。遲速進

退。自由其心。有所欲往。無不可者。於此之時。特宜示人以信。孔子欲存信。去食。人非食不生。尚欲捨生以存信。况可無故而輕棄也。昔秦孝公用商鞅為相。欲富國強兵。行令於國。恐人不信。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。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。與五十金。有一人徙之。輒與五十金。秦人以君言為必信。法令大行。國富兵強。無敵天下。三丈之木。非難徙也。徙之非有功也。孝公輒與之金者。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。昔周成王尚小。與其弟叔虞為戲。削桐葉為珪。曰。以晉封汝。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為侯。成王曰。吾與之戲耳。史佚曰。天子無戲言。言之則史書之。禮成之。樂歌之。於是遂封叔虞於晉。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。恣其所為。不問出入。令謀項羽。平用金間楚。數年之間。漢得天下。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。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。以此觀之。自古以來。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。亦未有不費少財

而能收大利者也。臣於告賊之人。本無恩義。彼雖獲賞。了不關臣。所以區區盡言。不避煩黷者。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。伏望恕臣愚陋。僻憊之罪。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。天下之幸。非臣之幸也。

憲宗元和元年。左拾遺元稹上奏曰。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。信也。令苟不信。患莫大焉。今陛下初臨寓內。務切黎元。至於牧守字人之官。所宜詳擇。苟未得人。不當虛授。苟或任使。不可屢遷。臣竊見近除寧州刺史。論係虔州刺史高弘本。通州刺史豆盧瑑。曾不涉旬。並已追制。又以杜兼為蘇州刺史。行未半途。復改郎署。臣不知誰請於陛下而授之。誰請於陛下而追之。追之是。則授之非。授之是。則追之非。以非為是者。罰必加。然後人不敢輕其舉。以是為非者。罪必及。然後人不敢用其私。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。不言而人信。豈異事哉。率是道也。今陛下如綸之令。朝降。反汗之詔。夕施。紛紛紜紜。無所歸咎。臣

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朝廷。而况於取信天下乎。臣伏願陛下  
徵舉者之詞。察追者之請。若舉者之詞直。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。  
若追者之理勝。則舉而授之者不得無辜。賞罰是非。所宜明當。况陛  
下肇臨黎庶。教化惟新。誥令之間。四方所仰。少有得失。天下必聞。臣  
實庸愚。謬居諫列。職當言責。不敢偷安。苟有所裨。萬死無恨。無任愚  
迫懇款之至。

五年。裴垍言於帝曰。軍器使承瓘首唱用兵。疲弊天下。卒無成功。陛  
下縱以舊恩。不加顯戮。豈得全不貶出。以謝天下乎。李絳奏曰。陛下  
不責承瓘。他日復有敗軍之將。何以處之。若誅之。則何罪。異罰彼必  
不服。若釋之。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。帝即罷之。

六年。李吉甫言於帝曰。賞罰。人主之二柄。不可偏廢。今惠澤已深。而  
威刑未振。中外解惰。願加嚴以振之。帝顧李絳曰。何如。絳曰。王者之  
政。尚德不尚刑。豈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。帝曰。然。後于  
頤入對。亦勸上峻刑。帝謂宰相曰。于頤大是奸臣。勸朕峻罰。卿知其  
意乎。皆對曰。不知也。帝曰。此欲使朕失人心耳。吉甫失色。退而抑首  
不言。笑竟日。

七年。帝遣使宣慰魏博。宰相李絳上言曰。魏博五十餘年。不露皇化。  
一旦來歸。不有重賞。過其所望。則無以慰士卒之心。使四鄰勸慕。請  
發內庫錢五十萬緡。以賜之。宦官以為太多。帝以語絳。絳對曰。田興  
不貪專地之利。不顧四鄰之患。歸命聖朝。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  
計。不以收一道人心。錢用盡更來。事機一失。不可復追。借使國家發  
十五萬兵。以取六州。期年而克之。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。帝悅曰。朕  
所以惡衣菲食。蓄聚貨財。正為欲平定四方。不然。徒貯之府庫。何為。  
後唐廢帝清泰初。帝賜將士緡錢。不給。學士李專美夜直。帝讓之曰。

卿名有才。不能為我謀此。留才安所施乎。專美對曰。臣為劣。陛下擢任過分。然軍賞不給。非臣之責也。竊思自長興之季。賞賚亟行。卒以是驕。繼以山陵及出師。帑藏遂涸。雖有無窮之財。終不能滿驕卒之心。故陛下拱手於危。困之中而得天下。夫國之存亡。不專係于厚賞。亦在修法度。立紀綱。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。臣恐徒困百姓。存亡未可知也。今財力盡於此矣。宜據所有均給之。何必踐初言乎。帝深以為然。

後晉出帝開運二年。帝賞賜優伶無度。中書令兼樞密使桑維翰上奏曰。曩者陛下親禦胡寇。戰士重傷者。賞不過帛數端。今優人一談一笑。稱旨。往往賜束帛萬錢。錦袍銀帶。彼戰士見之。能不缺望。士卒解體。陛下誰與衛社稷乎。帝不聽。

後漢高祖初即位。議率民財以賞將士。夫人李氏上諫曰。陛下因河東創大業。未有以惠澤其民。而先奪其生生之資。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。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士。雖復不厚。人無怨言。從之。宋太祖時。有當遷官者。太祖素惡其人。不與。趙普堅以為請。太祖怒曰。朕固不為遷官。卿若之何。普曰。刑以懲惡。賞以酬功。古今通道也。且刑賞天下之刑賞。非陛下之刑賞。豈得以喜怒專之。太祖起入宮。普隨之。立於宮門。久不去。竟得俞允。

仁宗景祐四年。侍御史知雜事龐籍論近年賞典太優。刑章稍縱。疏曰。臣聞國家之重。先乎紀綱。紀綱之要。實在賞刑。賞不失有功。則勞臣勸。刑不失有罪。則姦人懼。二者或失。紀綱必隳。伏惟皇帝陛下。英睿恭勤。綜覈群品。博詢下議。以裨闕政。况臣蒙荷天造。粉身無報。敢罄愚管。少陳時事。伏覩近年賞典太優。刑章稍縱。夫官爵之設。所以磨礪群器。以成萬務。苟無勞而有賞。則人不務施勞。無德而祿。則人

不務修德。近因上殿奏事之際。因言及此。親聞德音。亦以僥倖為患。此聖心固已知矣。以陛下欽明之德。而尚有僥倖之澤。臣恐由執事者有失持守典章之故也。夫戚里之族。親近之臣。得至帝座之前。皆有求恩之意。各徇其請。則爵祿之數有限。僥倖之求無極。然人君以寬仁為德。其哀鳴於前者。恐難峻阻。則必勉徇其意。降旨於外。臣愚欲望陛下明諭大臣。執守規矩。無致超越。大臣既執之。陛下已從之。求恩者至於再。至於三。則僥倖自息。紀綱常存。留此超等之恩。以待有功之賞。又觀近年刑典太寬。漸啓姦路。且殺人者死。古今通制。自朝廷降勅。死罪情理可憫者。並令奏取勅裁免。或有不申明言。更不駁勘。自此殺人者得設計謀。造作情理一行上獄。無不容貸者。其法不過杖脊配軍。獲生者雖荷寬恩。被殺者幽冤何訴。所以天下殺人之獄。歲益多矣。實恐自此豪強之民。有殺人命者。行賂造情。以求奏

貸。無復償其死命。此蓋欲為寬法。以感名和氣。臣實以謂不然。至於盜賊之黨。在制其萌兆。小盜不捨。則大寇不集。前代本因小寇失制。遂成囂聚。為天下患者多矣。近貴州劫賊何安等六人。各執槍杖。自稱將軍。本處知州譚綜。妄作情理。奏聞貸却五人。遠方之民。被此強劫。今貸活之。臣恐自此盜賊不懼。若遇荒歲。羣黨必成。結聚既多。必須加兵峻法。以誅之。臣謂誅其衆於後。曷若戒其事於前。欲望今後各處奏到殺人強劫罪人。如其情理無可憫之狀。即乞依法處正。不與容貸。臣出於儒生。非樂聞深典。實恐沉寃無訴。弊門公啓。無恐法不勝姦。寇盜益熾。故且早絕其萌。無使至於難制也。所謂愛夢不已。炎炎奈何。涓涓不已。將成江河。此之謂也。又貪婪之吏。唯財是圖。常使懷於懼心。則不敢侵剝於下。先帝深疾賊汙。如法嚴戒。一經黜削。不復齒用。近年貪吏益衆。蓋由寬法所致。向來以賊廢棄者。既獲甄

叙。又降勅不許按察之官召人告首。自此貪心益固。自謂得時。按部之官。轉難發舉。前歲太常博士王昌符知循州。為政貪濫。遠近所悉。朝廷令放離任。皆謂必獲罪譴。到闕轉屯田員外郎。又職方員外郎沈厚載知南劍州。在任貪濁不公。祇為勘官非才。致其漏網。然其曲情枉法。事迹灼然。洎移知歸州。亦轉正郎。此所以為過者。不惟無懼罪之心。兼亦有望恩之意。伏乞遵先朝嚴制。改近年寬典。用威賊猾。以安黎民。又觀軍戎之政。稍失防制。兵士漸恣。不懼都將。都將畏罪。姑息其下。蓋由近歲寬階級之法。啓輕慢之心。故也。夫軍容不入國。國容不入軍。此明治兵之政。與常法異也。若都將有誅剝其下。虐用其人。灼然可罪。固不可寬之也。若小小曲直。亦不須一一量較輕重。况都將本出於卒伍。豈無小過失。若令兵眾持而制之。則更無畏懼。既不畏都將。又安得不恣橫為非。若必須無暇。方可臨衆。則舉天下。

能有幾人。故在制置其宜。無使兵眾輕制都將。都將反畏其下也。每有兵士論訴都將公案。內有小小之過。皆亦下獄勘罪。結案取裁。此亦望朝廷別為經制。漸使都將有權。則兵不敢驕縱。近戎州奏寧遠指揮兵士馮順等一十八人。共謀結連。逃背往賴。令寨先斬却寨將勾鑿。後撥出本寨衣甲器械。虜掠守把兵士。近鋪軍人。往資榮州界打劫。收拾人馬回來。搥破戎州呂坐。候兵馬到。却走入蠻界。無買猪於神廟飲血酒為誓。因徒中告首。幸而敗獲。不然則為一方大患矣。此乃不畏都將所致也。望朝廷深切戒之。速宜改立治軍之法。

皇祐五年。籍又上奏曰。臣聞昔太祖時。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之地。方數千里。兵不血刃。不過遷官加爵。邑錫金帛。不用為樞密使。曹彬平江南。擒李煜。欲求使相。太祖不與。曰。今西有汾晉。北有幽薊。汝為使相。那肯復為朕死戰耶。賜錢二十萬貫而已。祖宗重名器如

山嶽。輕金帛如糞壤。此陛下所當法也。狄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兇醜。克稱聖心。誠可褒賞。然方於延釗與彬之功不遠。遠矣。若遂用為樞密使。同平章事。則青名位極矣。寇盜之警。不可前知。萬一他日青更立功。欲以何官賞之。且樞密使高若訥。無過。若何罷之。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。多賜金帛。亦足以酬青功矣。

康定元年。監在京樓店務蘇舜欽論賜第疏曰。臣竊以賜第之典。於國體至重。前朝將相。非有勲業。則不得賜第。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。家族無託。朝廷方推此惠。時謂當然。今茲醫卜庸流。濫有求請。煩瀆天聽。侵亂邦經。况賞罰二端。國之神器。所以驅駕豪傑。示信四方。若死行陣之家。與技術之輩。均用此賞。臣竊恐輕重失宜矣。方今西鄙未寧。暴師塞外。流傳四出。何以勸人。伏望特降德音。即時寢罷。况柳堯卿自有居第。極為華侈。若以其醫藥有效。自可以金帛賜之。上以

重恩賞之。科使戰伐者盡其死力。下以絕僥覲之望。俾貪昂者萌其耻心。臣事在職司。合有獻納。蓋期賞之不僭。非敢文而自營。上瀆宸嚴。無任懇到之至。

慶曆三年。知諫院蔡襄乞責罰醫官狀曰。臣竊見近寶和公主及鄂國公主相繼夭傷。供藥醫家已聞下開封府取勘者。臣切知豫王鄂王薨時。醫官亦是取勘。只降一兩官。未旬月間。尋得牽復。切慮今來亦只似此行遣。久遠不便。况近來小兒醫官不一二年。超升官資。賞賜無數。奏薦異姓。恩澤過於兩制官寮。賤者立貴。貧者一富。若以死生有命。藥餌難工。自來所醫疾病。盡是命當痊愈。此等何故濫受恩賞。恣為僥倖。若以從來痊愈。因藥合受恩賞。今日所醫無驗。自當伏就刑罰。臣切聞先朝周王薨。其時醫官李某。杖背遠配廣南。陛下二二年間。皇子皇女繼亡六人。盡在此輩數人之手。兼臣聞醫官各是

臨病互相推托。不肯及時下藥。以致病深。雖有良醫。無由措手。其罪至重。比於李某。合更加刑。其術至謬。求之今人。不為難得。伏望陛下念祖宗社稷之重。特因此時。深行刑法。庶使後人知懼。藥餌盡心。實為久遠保育皇嗣之計。

四年。知諫院歐陽脩論張子奭勞少。恩多。疏曰。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。度陝西青白鹽。救差張子奭。權知汝州。子奭自選人。二年內遷至員外郎。朝廷之意。雖曰賞勞。而天下物議。皆云僥倖。蓋以子奭宣勞止兩次。而遷官。恩賜已數重。自古賞功。不過一次。賞之不已。故難弭人言。初自選人。改京官。曰賞勞。未及二歲。改秘書丞。又曰賞勞。賜以章服。又曰賞勞。秘書丞不久。又曰賞勞。合得太常博士。超遷員外郎。又曰賞勞。後行祠部。為名曹。又曰賞勞。作京官。合作知縣。而作簽判。又曰賞勞。一任未滿。合更有一任。知縣。又超通判。差遣。又曰賞勞。

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。况范祥暫出幹當。只合交割。以次官員。或轉運司。自差人權。今朝廷差人。已是失體。又於子奭為此僥倖。今朝廷待闕在京者甚眾。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。朝廷每用一人。必當使天下人服。今每一差遣。則物議沸騰。累日不息。昔五代桑維翰為晉相。一夕除節度使。十五人為將。而人皆服其精。今中書差一權知州。而不能免人譏議者。蓋事無大小。當與不當而已。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。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。只以本路轉運使差官權。至於賞罰之柄。貴在至公。今莫大罪。不過一刑而止。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。亦今後有勞效之人。量其大小。一賞而止。若有別著能效。則拔擢自可不次。人亦自然無言。伏以朝廷用人。惟患于例而不能不次。選任。但不涉於僥倖。實有材藝之人。誰敢有言。子奭作使。西鄙不為無勞。但恩賜已優。於賞已足。可惜令天下指為僥倖之人。而掩



其前效。况又上虧朝政。不可不思。

嘉祐五年。脩又上奏曰。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。正朝廷在修紀綱。號令所行。紀綱所振。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。若號令出而不從。紀綱弛而不整。又不以賞罰臨之。而欲正朝廷。治天下。臣不知其可也。今者陛下親祀宗廟。不敢獨受其福。推恩羣臣。遍及中外。此聖德之至深厚也。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。以謂例恩泛及。視以為輕。而慢之。原其情理。其可恕乎。方裕享始畢。恩典推行。命出之日。宰相押班。百官在列。宣揚制誥。布告天下。而將臣偃蹇。不肯受命。稽停制書。四十餘日。有司無所申舉。恬然不以為怪。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。而紀綱弛壞於武士。凡士之知治體者。皆為陛下惜也。臣謂方今國家全盛。天下無虞。非有強臣悍將難制之患。而握兵之帥。輒敢如此。不畏朝廷者。蓋由從前不惜事體。因循寬弛。有以馴致也。今若又不正

其罪罰。而公為縱弛。則恐朝廷失刑。自此而始。武臣驕慢。亦自此而始。號令不行於下。紀綱遂壞於上。亦自此而始。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。知之明也。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。又其次也。若見其漸而興之。浸成後患者。深可戒也。臣前日為許懷德事。曾有奏論。畧陳大槩。蓋以方今賞罰之行。只據簿書法令。以從事。而罕思治體。况如懷德。在法非輕。於事體又重。故臣復罄愚瞽。伏乞聖慈。裁擇而行之。

脩又上奏曰。臣聞江淮官吏等。各為王倫事。奏按已到多時。而尚未聞斷遣。仍聞議者猶欲寬貸。臣聞昨來江淮官吏。或斂物獻送。或望賊奔迎。或獻兵甲。或同飲宴。臣謂倫一叛卒。放肆猖狂。而官吏敢如此者。蓋知賊可畏。而朝廷不足畏也。今若更行寬貸。則紀綱隳壞。盜賊縱橫。天下大亂。從此始矣。何以知之。昨王倫事起。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。京西官吏亦湏輕恕。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。則天下

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。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。獻兵納物矣。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。臣伏思祖宗艱難。創造基圖。陛下憂勤嗣守先業。而一旦四夷外叛。盜賊內攻。其致害之由者誰哉。皆由前後迂謬之臣。因循寬弛。使朝威不振。紀綱遂隳。今已壞之至此。而猶不革前非。以寬濟寬。何以救弊。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。俱合深行。議者無由曲解。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脩。不可全罪外官。假如有殺父與兄者。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。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。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遜而不罪劫人之賊。迂儒不可用。可笑如此。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脩之州。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。蓋用命則破賊矣。今朝廷素無禦脩為大臣者。又不責之。守州縣者合有罪。又寬之。天下之事。何人任責。切緣韓綱是大臣之家。父子兄弟並在朝廷。權要之臣皆是相識。多方營救。故先於

江淮官吏寬之。只要韓綱行遣不重。今大臣不思國體。但植私恩。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。出於聖斷。以勵群下。則庶幾國威粗振。賞罰有倫。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。不可寬恕。

慶曆八年。侍御史知雜事何郟上奏曰。臣昨訪聞修瓊林苑看池樓。兵士經三司論告監官內臣張繼昇盜官材木。方下軍巡院勘劾。為事連及御藥院祗候何誠。用尋奉中旨釋放。臣於十月十日已具劄子論列。乞重下有司勘實。用辯虛實。至今未蒙指揮。處置緣繼昇所犯情狀。於法不輕。未正典刑。頗涉物議。臣既有聞見。理當盡言。夫聖王御天下。其要在刑政齊一。而治化興焉。莫怨於仇讎。而有功必賞。莫愛於親戚。而有罪必罰。賞不以仇讎廢。罰不以親暱弛。然後綱紀法令。莫不燦然。而政之廢舉。猶有遠近。事之利害。猶有大小。朝廷親暱之臣。近也。有罪不治。其害大。天下疏外之臣。遠也。有罪不治。其害

小。何則。朝廷本也。天下末也。繩小自其大。正末從其本。將欲正天下。必先正朝廷。將欲正朝廷。必先正親暱。未有親暱正。朝廷亂。未有朝廷正。天下亂也。伏以陛下自紹休聖圖。刑政之柄。修舉不墜。臣有犯少所寬假。今宥繼昇。豈非誠用。因方在親侍。以累及為請。故薄其罪。以貸之。夫以誠用。被陛下恩私。故貸其刑。是罪均而罰異也。或將盡宥。則政弛而法墮也。此則溺愛之弊。越於前。而害政之隙。開於後也。人君制刑罰。於親疎無異也。非不仁也。蓋將正一罪。則使千萬人懼也。今以恩貸一繼昇。必將啓百繼昇之犯。從而赦之。是獲安全者寡。而陷戮辱者衆矣。昔漢武帝時。隆慮公主子坐殺人。廷尉請論罪。帝不敢以親故。誣先帝法。遂可其奏。唐憲宗時。五坊使楊朝汶。因理五坊息利錢。因捕平人。裴度因對極言。上曰。欲與卿商量東軍。豈小之事。我自處置。度曰。用兵小事也。五坊使捕平人。大事也。兵士不理。只

憂山東。五坊使暴橫。恐亂輦轂。上大悟。延罪朝汶。推是而觀。三主非薄於骨肉親暱。示不以私恩害公義也。伏望陛下以漢唐二主為監。割不忍之恩。正罪人之名。使中外之人釋然。知刑政無所私。則天下幸甚。臣疎遠而議親近。豈不知誠用方被眷遇。威權甚盛。言發則禍及無所畏及者。蓋職在言責。不忍負陛下獎用也。謹錄漢武唐憲宗兩行事迹二條進呈。伏乞聖慈。特賜省察。并臣前奏下中書施行。皇祐二年。知諫院包拯論明堂覃恩。疏曰。臣伏觀明堂赦書。應文武百官內臣。並與遷轉。臣先以風聞。曾具論列。并乞召對。不蒙開可。退用憂迫。弗遑啓慶。竊以爵祿者。天下之公器。而邦國之大柄也。惟士之有功與德。所宜處之。非此二者。不可濫與。夫人君者。固宜慎之。惜之。苟輕用之。則壞公器而失大柄。一網或紊。百目皆隳。雖善為治者。亦未如之何。况今吏負益衆。財用益殫。為國計者。自當澄汰冗雜。以

寬調度。豈可不辨能否。普加官爵。是於承平之世。行此姑息之事。但恐賦租之廣。不足給其用。秩廩之多。不足充其欲。紀律一弛。天下蕩然。有不可揅之弊矣。臣又伏讀近降詔旨。今後應內降特與恩澤。及免減罪犯。並仰中書樞密院。并所承受官司。具前後詔勅。執奏不得施行。有以見陛下厲精華。弊求治之切至也。惟此覃恩。頗蠹政之甚。伏望陛下。上稟祖宗之訓。下為社稷之計。所有今來遷轉恩澤。乞賜特行裁處。免千古之下。以累聖德之萬一。臣過叨寵擢。位踈責重。區區之懇。不能自已。惟陛下留神省察。天下幸甚。

極又乞依賞格。酬獎李用和。疏曰。臣聞功疑惟重。適國之令規。賞不踰時。欲人之知勸。抑先聖之格訓。又馭邦之大柄也。伏見朝廷先以軍賊張海等未獲。特立賞格。召募使臣。如捉獲。依傳永吉例。優加酬獎。近聞右侍禁李用和。應募而往。不踰數旬。果能殺獲張海等四人。

餘眾。並已潰散。用和。授東頭供奉官。閤門祗候。中外聞之。無不失望。似非朝廷開示大信之旨也。且張海一歲之內。恣行殘暴。京西四十餘郡。幅員數千里。官吏逃竄。士民塗炭。以至江淮州縣。無不震驚。前後凡遣使臣。悉多敗衄。臣竊謂張海之害。甚於王倫。用和之功。優於永吉。而永吉左班殿直。閤門祗候。凡超八資。授諸路副使。宣事舍人。今用和止超四資。功同賞異。何以激勸將來。且有明文。豈宜降等。况凶鄙未定。盜賊間起。方當責効之際。不可失信於人。其用和欲乞依準元降指揮。比類傳永吉。特與優改官秩。如此上之出令。貴乎必行。下之立功。樂於自奮。

嘉祐四年。知制誥劉敞上奏曰。臣聞人主所謹。一頰一笑。誠以衆人所望視。天下所傲也。古者聖王之行賞也。服物之章。不可幸得。府庫之財。不以濫予。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。下兩制。臣等觀其穿

鑿臆說。詭僻不經。甚者至毀訾周公。疑誤後學。難以示遠。乞下益州  
毀棄版本。未聞朝廷卓然有所施行。今忽加賜五品章服。及絹百匹。  
臣未知誰主為奸邪。崇偽飾虛。附下周上。以誤陛下。執政又曾不能  
謹重政體。頌畏公議。苟慰藉人情。費弄國恩。其失豈特嘖笑之間哉。  
按昌期之書。違古畔道。所謂言偽而辯。學非而博。是王制之不聽而  
誅者也。陛下哀其衰老。未便伏少正卯之刑。則幸矣。又何賞之哉。昔  
孔子作孝經。以非聖入者無法。乃比不孝之罪。要君之罰。而朝廷顧  
多昌期之毀。周公臣所不曉也。且陛下使臣等議之。臣等不敢不盡  
忠。既而乘其言焉。豈以臣等為蔽賢而害能乎。夫蔽賢而害能。人臣  
之大罪也。願陛下因正臣等之罪。而大表顯昌期之書。使天下皆服  
誦而習尚之。則可以釋謗於萬世矣。自非然者。置臣等之言而不用。  
縱昌期之妄而不誅。乃反褒以命服。厚以重幣。是非實亂沮勸顛倒。

使迷國之計行於側。而非聖之俗倡於下。臣竊為陛下不取也。書曰。  
天命有德。五服五章。夫章服固天所有。而財力又民之所出也。陛  
下奈何曲徇大臣之意。而為榮小人之身手。將使遠方寬見淺聞之  
民。奔走於辨偽之學。沉沒於非聖之論。迷而不反。非國家之利也。伏  
乞追還詔書。斷天下之疑。毋使有識之士。窺朝廷之淺深。臣不勝拳  
拳。

仁宗時。張方平上主柄論曰。夫人若宅海域之位。以海宸極之尊。攝  
天地之政。以主名器之重。言為法令。動為制度。其所以藏身之固者。  
賞罰二柄而已。故萬邦黎獻。共為臣僕。義勇投命。賢傑效智。挾藝能  
者。懷爵祿而畢力。慕威武者。殞斧鉞而死心。巍巍乎南面而臨天下。  
人用畏戴。由私有二柄而公用之也。謂天之大寶。必由受命而得。是  
謂國之利器。亦以假人而失。故明王誠慎視聽。感發寤寐。以求道德。

之老。忠信之臣。賢正之才。慈惠之士。以與居處。以與圖議。嚴恭祇畏。奉若天命。官不及私昵。惟其能。爵罔及惡德。惟其賢。及後佚王。荒寧耽慢。狎昵邪慝。果行喜怒。匪勤惟易。柄用下失。有失之閨闈。有失之閭寺。有失之廊廟。有失之藩方。原失之初。率由近始。雖得於外。姦必在中。故柄在藩方。其耳目必在廊廟。柄在廊廟。其腹心必在閭寺。柄在閭寺。其肘腋必在閨闈。蓋情欵密者。則機隙易伺。惡麗重者。則指擿難及。伏戎於莽。中猶可虞。伏戎于門。不可虞也。至乃后族戚里。為虺蜴之宅。比司內省。為豺狼之窟。台司公府。為羿廋之地。庶邦列都。為斧鑕之場。四方相仇。烝民殄瘁。得非由上失其正。而下罹其害者。我歷代敗亂。覆車一軌。觀夫僻君失馭。強臣得政。蓋由厚味腊毒。宴安稔慝。謂篋積已固。烏鑄不足。嚴謂垣墉既修。關鍵可以弛。倒鑄授盜。脫輅自絕。及奸傲竊弄。包藏結讐。蟻漏壞堤。炬遺燎原。合抱自毫。

未之萌。履霜為堅。冰之漸。以我刀鋸而威之。以我衣裘而誘之。皆其心腹。雖平勃之謀。無以過產祿之勢。蕃武之重。不能正南節之惡。謝安作相。弗敢阻南郡之九錫。尉迥為將。莫可正隋公之受遺矣。故周書八柄。惟王行爵祿罪誅之事。洪範三德。惟辟有玉。食威福之專。是二柄者。人主所自固。生民所寄命也。可不慎也乎。故略著前代治亂危亡之迹。以為鑒焉。

方平又論不孝之刑曰。臣聞五刑之屬三千。其罪莫大於不孝。周官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。一曰不孝之刑。不孝於其親。有能忠於其君者乎。有能睦於族姻者乎。有能義於朋友者乎。夫如是。何有於民哉。故曰。事親孝。故忠可移於君。詩曰。孝子不匱。永錫爾類。王者張官布憲。訓民作極。必擇仁義之士。慈惠之師。所以教育元元。導之以善。使民莊事而效法之也。若其身悖德禮。義愆庭闈。忠順兩虧。何以事上。

漢官行法。民何則焉。故漢制郡國察舉。核其行狀。首曰。生事愛恭。喪  
沒如禮。此漢之取士。先其行之道也。夫親莫親於父母。愛莫愛於妻  
子。臣向親邸報。竊見臣寮至有棄其母而不養。聞其沒而不喪。或糟  
糠之伉儷。繞仕宦而遣之。傷化敗倫。豈有其此。且祿仕責乎逮養。孝  
思至于終身。故累茵而坐。更起思親之感。三年之喪。未報免懷之重。  
同爨有服。總之恤。舊館有出涕之哀。况昊天之劬勞。受我身之形氣。  
因心所至。蓋自然之義慈。跬步不忘。豈俟牽於禮律。奚衣冠之同處。  
曾蠻夷之不如。相彼虎狼。尚知母子之愛。惟是鳥鵲。不稟陰陽之和。  
傷時人倫。汙我王道。且律文子罵父母者罪死。今夫生不養而沒不  
哀。豈持一詈為惡之重乎。况不孝之刑。十惡之首。非赦宥所解。臣謂  
必正叢棘之戮。肆諸市朝。投不毛之鄉。禦乎魑魅。及聞乎有司議辟。  
但止乎停官罰金。臣竊悵然惜賞刑之失也。伏以天下冠裳士人。鮮

全孝友之行。率以宦遊。或緣婚媾。遂營卜乎田宅。輒輕去乎墳墓。苟  
思擇利而處。罔念首丘之仁。古者氏族各有源流。閭里繫乎圖版。一  
則賓舉自乎鄉里。一則忠孝考乎閭閻。轉徙僑寓。蓋由亂離。方我治  
朝。疑從土斷。豈有無故而去父母之國。獨善而委兄弟之親。臣嘗見  
之。比比而是。流俗相習。弗以恠。時議為常。不以譏。節義所以陵遲。民  
德所以虧薄。此其玷陛下之風教。敗理世之體道。壞法侵紀。其損至  
大。臣伏乞應食祿之人。父母在。別無兄弟。迎養而不養。沒而匿不喪。  
父母在。或因仕宦。別營田業。雖父母亡沒。而鄉里有宗族墳墓。輒於  
別所立產而居者。無問貴卑。並當削其官爵。投棄遐徼。雖經霈澤。不  
在原釋。諸當保任者。必先列此數條於舉狀。同賊私。法連坐之。其父  
母俱亡。未葬而求官。雖有明條。率多冒犯。臣欲乞應居憂服闋。叙官  
日。委自本鄉。及所居州郡官吏保明。委已畢葬。即得與除叙。如此。則

中庸之人當循禮而後動。不義之子亦畏法而知懼。上敦王化。下厚人倫。固治道之本也。

侍讀學士宋祁乞專刑賞狀曰。臣聞天子之所以能制四海。後萬民。而臣之者。其柄有二。曰刑。曰賞而已。君操之則凌。洪範曰。惟辟作福。惟辟作威。惟辟玉食。臣有作福作威玉食。則害于而家。凶于而國。昔宋子罕謂其君曰。慶賞賜與者。民之所喜也。君自行之。殺戮刑罰者。民之所惡也。臣請當之。於是宋君失刑。後為子罕所劫。且子罕纔得一柄。已為主惠。况兩得之哉。伏見陛下恭儉仁厚。憂勞聽斷。細務小物。一更聖心。近世守文之季。未見其比。然而任用臣下。主柄外移。委棄刑賞。不自揔攝。凡有所進。必待臣下之譽而用之。凡有所退。亦待臣下之毀而黜之。夫毀譽行於上。則朋黨成於下。且黨人所惡。能得陛下之法。而罪之。黨人所愛。能得陛下之賞。而官之。則舉朝之人。重私

賞而輕公法。捨其君而歸其臣。雖欲無危。未可得矣。龍之所以能飛。霄漢入淵泉。變化不測。以風雲為之衛也。虎之所以能搏百獸。神空山。以爪牙為之使也。使龍失風雲。則鱣鮪等其靈。虎廢爪牙。則麋鹿角其能。君失刑賞。則見輕於天下矣。况今四夷交侵。師不用命。財匱民怨。吏以苛刻相挺。官以黨與相營。陛下何不收取二柄。而自用之。假如罰不當辜。人猶知畏。賞不值善。人尚知恩。又况陛下之德之明。賞之善。罰之辜耶。魯國政在陪臣。春秋為諱之。稱之曰盜。况擁九五之丕構。揔天下之機矩。倒持利劍。以資斷割。忽鴻範之至戒。嚴子罕之覆轍。輕龍虎之神威。愷春秋之所諱。召衰促亂。何所利哉。比年以來。日無盛光。月行黃道。氣霧無時。河決地動。皆下侵上。上失權之應也。伏望陛下上揆天刑。俯觀人事。收威福以在手。破群黨於私門。奮乾剛。擊雷聲。行之一日。天下廓然矣。臣蒙恩深厚。不敢愛死。輕進謹



言惟垂裁赦。

參知政事范仲淹上奏曰。臣竊見許懷德在延州為不進兵擊賊。及軍民虛驚。拋棄隨軍糧草。遂送永興勦劾。該赦釋放。授秦州部署。近又西賊侵邊。破蕩却熟戶一千帳。不能保護。即合重行朝典。以其在邊無效。降克永興部署。郭承祐降知相州。為轉運使。糾奏克北京都部署。此二人一面責降。一面遷轉。天下聞之。是朝廷賞罰顛倒。取笑四方。何以激勸勲臣。何以鑒戒惰將。如王信秋青實有武勇。堪任管軍。亦恐未有大功。遷轉太速。祖宗朝任用邊將。賞賜至厚。使用度克足。委信至重。使生殺在己。惟惜官職。不令滿志。恐有懈惰。不思立功。實前王馭將之術也。又朝廷曾降詔。所關都虞候等。更不循轉。候有邊功。除授。今却不因功勞。衝改此詔。而今後國家之命。全無信矣。惟用兵命將之令。尤要采信。繫之安危。與其他號令不同。如須合轉起。

亦候過郊禮。使作該恩。方可進爵。願陛下再三思之。仍乞丁寧指揮。兩府。今後議論賞罰。不可輕易。須是有所激勸。不招苟議。方可施行。臣謂國家承五代之弊。賴祖宗威德。陛下仁聖。保守四海。久無禍難。今四夷已動。百姓已困。倉庫已虛。兵旅已驕。國家安危。實未可保。惟賞罰之柄。駕馭天下。如賞罰頻失。將何以保太平之業。臣切懼之。願陛下裁擇。

仲淹為陝西經畧安撫使。又奏乞重定戰功賞格。疏曰。臣等竊見用兵以來。戰陣行賞。逐處起請。所見各異。或謂須要首級。或謂當錄陣前得力之人。至於使臣軍員。並不許手下人所獲分數。亦與士卒一般。校功。是以人無適從。最害邊事。臣等欲乞朝廷將元定賞格。并諸處起請條貫。重行定奪。頒下諸路。所貴軍中知信。第賞無差。蔡襄上奏曰。臣等竊見河北保州叛卒。昨已招降。原其致亂之因。乃

總領之司不能覺察。自都轉運使安撫使而下。一例奪職降官。此蓋朝廷督厲天下官吏。深思撫養士卒之宜。先圖遏絕禍患之本。然臣等切謂法令之行。必自近始。若捨近繩遠。雖法令日行。人不信服。臣聞保州兵士未叛以前。數月邊臣曾奏都大巡檢下兵士乞早處置。恐其生變。大臣聞之。絕不為意。以至殺戮官吏。閉城邀命。然後倉黃或格或攻。或作曲赦。幸其草心。不至大害。且帷幄之謀。臨事先當。準備。豈有邊臣奏論如此等事。都無制置。循以成患。其誰之咎。今張溫之等已責降。其中書樞密院大臣與聞軍政者。伏乞陛下推邊臣所奏保州兵士事宜。因依時與責罰。庶乎法令明而天下服。襄又上奏曰。臣等近以保州叛卒平定之後。朝廷以都轉運張溫之以下不覺察之罪。例皆貶降。臣等聞保州兵卒未叛以前。邊臣曾有奏請早乞處置。絕無施行。遂至生變。臣等伏乞陛下責罰大臣與聞

政者。伏聞陛下已得邊臣之奏。特以輔弼之重。屈天威而怒之。以惟陛下專賞罰之柄。而所謂罰者。已行於遠。而不行於近。既失之矣。所謂賞者。又錄其終。而不錄其初。又重失也。邊臣先能探刺叛卒情狀。聞于朝廷。其時大臣苟能深慮而預處置之。必絕叛亂之禍。及殺殘官吏。閉門邀命。四面之兵。合謀招討。中外震駭。尚賴朝廷威靈所加。即時平定。設使偷延時月。城堅而不下。宿兵於野。費用不貲。其變豈可量哉。今招叛卒閉城門殺賊首者。盡皆遷官蒙賞。而預言必變之狀者。棄而不錄。所謂勤於其終。而不念其初者也。語曰。曲突徙薪。無恩澤。焦頭爛額。為上客。正類是矣。所有邊臣預先數月奏論保州事宜者。伏乞陛下出宸斷。特與恩獎。庶使守邊之人。精心察伺。先絕未萌之患。較於推恩之術。不猶愈於攻城殺賊而後泛行官賞也。起居舍人知諫院范鎮上奏曰。臣伏見近日月入南斗。月屬陰。南斗

主爵祿。天意若告陛下將有陰邪小人干冒爵祿者。而欲陛下謹爵賞也。近日以來。在外傳聞。皆以謂溫成葬事將畢。石全斌以下及諸工巧人。公然揚言。妄冀遷改。陛下不可不祗畏天戒。以固拒之也。夫爵賞之出。本於慶喜。如綠溫成葬事而施爵賞。是以慶喜而幸溫成之喪也。天意人情俱為不可。而外議如此紛紛。臣若不先事建言。萬一有此而後論列。是徒暴朝廷之過於中外。而於事為無益也。鎮又上奏曰。臣伏見自去冬多南風。今春多西北風。又黑氣蔽日。天色沉陰。雨而復止者數矣。此皆政事不決之應。臣兩奏乞與御史辨陳執中事。仍乞榜朝堂。及今十餘日。未見行下。臣竊以賞罰當否在於辨是非。是非不辨。則賞罰隨而廢矣。陛下向諭臣樞密院本欲留陳執中。畏御史之言。遂不敢留樞密院。以御史之言是而畏之邪。將以為非而畏之也。以為是而畏之則可。以為非而畏之。殆非陛下所

以任之之意也。今陛下不以是非自專。而以責中書樞密大臣。中書樞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。主是非者。御史爾。而御史是非。謬以如此。御史中丞知雜御史又左右之。夫所謂謬者。棄法律而牽於浮議也。徃私情而不顧公道也。務角勝也。專於為逆詐也。陛下何不勅大臣以法律處之。以古人所行之事折衷之。則是非辨而賞罰當矣。漢宣帝時。魏相為丞相。其傅婢有過。自死。於是趙廣漢為京兆尹。疑丞相夫人妬殺之。即上書告丞相罪。魏相亦上書自陳。妻實不殺婢。相自以過譴。咎出。至外第死。而司直滿望之。亦劾奏廣漢。摧辱大臣。傷化不道。廣漢并坐賊殺不辜等數罪。斬於市。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。亦有請代。廣漢死者。皆不聽。宣帝明主也。廣漢能臣也。吏民守闕數萬人。非特御史中丞知雜御史一二之為助也。然而卒斬廣漢者。以為嚴上下之分。戒險薄之俗。不得不然也。臣言此者。非欲陛下斬

御史如廣漢比也。直欲陛下知古人嚴上下之分。戒險薄之俗。如此其矣也。乞以臣章并御史所奏宣示中書樞密大臣。詳正是非。如以臣章非是。則乞免臣職。終身不齒。如以御史所奏為非。亦乞依公施行。所貴賞罰分明。則風雨序而日光復矣。

御史如廣漢以... 其史也... 臣事非是... 行所責... 分明... 則... 而... 日... 老... 漢... 矣

歷代名臣錄卷之百八

